

《三劉家集》與北宋的人文精神

黃坤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前言

南宋劉元高(1220?-1275?)《三劉家集》彙錄北宋筠州(江西高安)劉渙(1000-1080)、劉恕(1032-1078)、劉義仲(1059-1120)祖孫三代及當時文人酬贈的作品，目前僅見《四庫全書》本，沒有其他版本。〈提要〉云：「是集為咸淳中其裔孫御史元高所輯。蓋南宋之末，已無傳本，僅掇拾於殘缺之餘，故渙僅詩四首、文二首。恕僅〈通鑑外紀序〉一首，併其子所記〈通鑑問疑〉。義仲僅〈家書〉一首。餘皆同時諸人唱和之作，及他人之文有關於渙父子者也。」¹可見三劉現存的詩文不多，主要是通過大量北宋名人學者的撰著及稱述，藉此表揚祖先的德行和氣節。

皇祐二年(1050)，劉渙五十歲致仕，持正不阿，以忤上官，隱居廬山，潔身不辱，士大夫爭相送行，尤以歐陽修(1007-1072)〈廬山高〉一詩稱揚劉渙的道德氣節，與廬山比高，最負盛名。劉恕深於史學，佐司馬光(1019-1086)編纂《資治通鑑》，以直道迂執政，得罪王安石(1021-1086)，熙寧三年(1070)引退，還未到四十歲，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兄弟各有〈送劉道原歸覲南康〉、〈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之作。劉義仲亦通史學，嗜學著書，仕途偃蹇，潔身自愛，號漫浪翁。徽宗政和八年(1118)，以蔡京(1047-1126)薦入朝為《道史》檢討官。劉義仲不肯造謁權貴，未幾仍然歸隱廬山，翁挺(1078?-1128?)有〈送劉義仲檢討歸南康〉詩，深受時人敬重。劉氏祖孫三代「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²的人格、言行和事蹟流傳甚廣，成為建構當代人文精神的象徵，表現高尚的品德，激揚讀書人的氣節。祖孫三代守

¹ 劉元高：《三劉家集》，《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文淵閣本，1987年)，集部總集類第1345冊，頁543。

² 見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劉凝之屯田哀辭〉，頁341。

正不阿，知所進退，一脈相承，為宋代的士風樹立了良好的典範，甚至連他們隱居的廬山故居也成為大家景仰的名勝，來訪者絡繹不絕。

《三劉家集》彙輯劉渙〈初及第歸題淨慈寺壁二絕〉二首、〈自穎上歸再題寺壁二絕〉二首、〈廬山記序〉、〈騎牛歌後敘〉；劉恕〈外紀前序〉、〈外紀後序〉、〈通鑑議論〉三篇；劉義仲〈家書〉一篇；合共十篇。此外本書也輯錄了大批文人題贈的詩文著述、尺牘墓銘等，包括歐陽修、司馬光、劉敞（1019–1068）、曾鞏（1019–1083）、陳舜俞（？–1075）、劉攽（1023–1089）、僧了元（佛印，1032–1098）、張舜民（1034？–1100）、蘇軾、蘇轍、范祖禹（1041–1098）、黃庭堅（1045–1105）、陳師道（1053–1102）、晁補之（1053–1110）、張耒（1054–1114）、陳瓘（1057–1124）、林敏功（林子仁，1064？–？））、林敏修（林子來，1066？–？））、翁挺、呂本中（1084–1145）、李彭、楊萬里（1127–1206）、朱熹（1130–1200）、幸元龍（1169–1232）、陳軫等二十五家作品，辨正是非，表揚義氣，激懦而律貪，移風化俗，寫出道德及人格的力量，尤為重要。惟諸家詩文在編集《三劉家集》中或見改動，連三劉的稱謂也劃一為中允（或西澗）、祕丞、檢討等官名，本文盡量參考原書訂正。³

《三劉家集》附錄還提到劉格（道純，1052？–1091？）、劉和叔（咸臨，1069–1093）二家，⁴亦負才情，與文壇交往亦多，深受時人器重，稍作補述。此外文獻可徵，尚有李常（1027–1090）、晁說之（1059–1129）、洪朋（1062–1106）、⁵釋道潛（？–1106？）、吳炯（？–1153？）、薛季宣（1134–1173）六家的題贈之作；以及《三劉家集》失收陳舜俞、劉攽、蘇軾、范祖禹、黃庭堅、晁補之、李彭、朱熹、幸元龍等諸家詩文，亦擬一併考察。然而書中也保留了劉渙、劉義仲、釋了元、林敏功、林敏修、翁挺、張舜民、陳瓘、陳軫諸家的詩文，可供後代輯佚之用。因此，《三劉家集》敘述劉氏三代的言行和事蹟，摹寫歷史的原貌，建構北宋的人文精神，深化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在忠邪對決的北宋世代，可以彰顯道德和公義的勝利。

劉渙清剛恬退的精神氣象

劉渙，字凝之，號西澗居士。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為穎上（安徽穎上）令。皇祐二年（1050）以太子中允致仕，歸隱南康（江西星子）。《三劉家集》錄其詩四首，〈初及第歸題淨慈寺壁二絕〉云：

³ 《三劉家集·提要》評云：「其中稱渙曰西澗先生，稱恕曰祕丞，稱義仲曰檢討。固其子孫之詞，至於諸人詩文標題，一概刪去其稱字之文，而改曰西澗先生、祕丞、檢討，殊非其實矣。此則編次之陋也。」（頁544）

⁴ 《三劉家集》，頁582，583。

⁵ 洪朋生卒年參伍曉蔓：《江西詩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頁219–23。韋海英則訂作1065–1102，見韋海英：《江西詩派諸家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5。

彤扉新授紫皇宣。品作蓬壺二等僊。今日訪師無限意，應憐憔悴勝當年。
梵刹僊都顯煥存。心心惟紹法王孫。俗流不信空空理，將謂長生別有門。

又〈自穎上歸再題寺壁二絕〉云：

顛倒儒冠二十春。歸來重喜訪僧鄰。千奔萬競無窮竭，老竹枯松特地新。
被布羹藜三十春。苦空存性已通真。我來試問孤高士，翻媿區區名利身。⁶

劉渙佛門題詩，早悟空空存性、清淨擺脫之理。又〈東臺〉云：「東臺乃主人，吾身同過客。」亦見達生之意。⁷歐陽修〈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云：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掩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筵。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缸。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嘯。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癘。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岷與玕。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硜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⁸

〈廬山高〉是一篇力作，同時也是《三劉家集》附錄中最重要的作品。歐陽修大筆淋漓，寫出了劉渙清淨恬退的精神氣象，足與廬山並峙，相互映襯，最具典範意義。

歐詩共用十五韻字，全叶上平三江韻，一韻到底，而且還是險韻。韻腳用了一些非常用字「龐」、「筵」、「缸」、「幢」、「癘」、「玕」、「杠」等，難度很高，可不容易處理。或兩句一韻，或三句、四句一韻，隨意施展，以文為詩。歐詩大音鏗鏘，一空依傍，純用白描手法，摹寫自然。〈廬山高〉在結構上可分兩段，前段至「時有白鶴飛來雙」止，描寫廬山風光，萬壑松濤，幽花野草，悅人心性，怡然自得；後段送友人歸隱，青衫白首掩映著青雲白石，刻劃高潔的情懷，君子懷寶，丈夫壯節，一切

⁶ 劉渙詩載《三劉家集》，頁544；又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678。

⁷ 陳舜俞〈東臺〉并序云：「太博劉公嘗自賦所居之東臺，詩云：『東臺乃主人，吾身同過客。』可謂達生之至言也。客有託為臺答公，頗稱公道德，然未盡其所以相為賓主之意，于是為賦詩一篇。」載《全宋詩》第8冊（1992年），頁4950。

⁸ 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五，頁84。

順其自然，不苟屈於寵榮聲利，不在乎於得失感慨，胸懷坦蕩，自足與山川永壽矣。這種天人合一、不雜仙風，積極面對現實，表現生命的圓融滿足之感，自是歐詩所特有的高貴氣質。

劉渙從官場中急流勇退，隱居廬山三十年。熙寧五年(1072)陳舜俞貶監南康酒稅，嘗與劉渙乘黃犢往來山間，盡南北高深之勝，著《廬山記》。劉渙亦撰〈廬山記序〉、〈騎牛歌後敘〉二文紀其事，嚮往山林之樂，時同泉石之趣。關於劉渙事蹟及致仕原因，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并序〉嘗言之：

皇祐之庚寅，有潔身不辱之士，姓劉氏，諱渙，字凝之。行年五十，致其仕而歸。方是時，學士大夫爭為詠嘆以餞之，非所以寵其行，以預送凝之為榮耳。歐陽文忠公之詩，道其為人與夫去，最詳且工，人能誦之，謂為實錄。凝之博學強識，允蹈所聞，初欲推其長以及諸物，視世無與合者，浩然去之，莫遏也。色辭靖和，恂恂可親。及與之分辯義理是非之際，強毅不可輒奪，蓋其自持，猶圭玉然，寧缺以折，非矯揉可勝也。自少至於老，守之弗變，就其老而逆考之有加焉。少舉進士第，歷官至潁上縣令。其去也，始卜廬山之陽以居，五畝之宮，灌園茹蔬，踰三十年，隱几嘯歌，如豐泰者。噫！若予耳目所接，未見其偶也。兩以汎恩與其子通籍，由太子中允，三轉為屯田員外郎。享年八十有一。有文集二十卷。⁹

劉渙官職卑微，五十歲辭官歸隱，歐陽修指他「丈夫壯節」，「不可以苟屈」，李常稱他「潔身不辱」，自是皆有感於現實政治的齷齪而發，用詞相當強烈。仁宗朝太平盛世，表面風光，實則冗官冗費，內外交困，民亂蜂起，朝政日非。

慶曆四年(1044)，范仲淹(989–1052)等雖次第推行新政，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先憂後樂，氣象一新，可是損害了權貴的既得利益，讒謗交侵，翌年即倉皇求去，北宋政壇上的朋黨之爭也漸漸演變為意氣之爭。歐陽修蹈厲風發，直言強諫，雖仕途坎坷，多次遭受貶黜，惟寬簡愛民，安時處順，讀書有得，雖處於逆境中往往亦自得其樂。皇祐元年(1049)移知潁州(安徽阜陽)以後，即深受西湖的山光水色所吸引，有買宅卜居之意。〈廬山高〉乃餞行之作，推崇高潔的品德，為劉渙的辭官壯聲威，實則借題發揮，映射官場的無奈和現實的黑暗，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如果我們配合李常的記載來讀，更大有陶潛(365–427)〈歸去來辭〉悲壯的違世意味。此詩一出，當時即傳誦甚廣，透露宋人的心聲，在詩壇上振臂一呼，喊出時代的強音。歐陽修表現自信，同時也具體呈現了新一代特有的審美氣質，見證宋詩時代的來臨。其後黃庭堅〈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云：

⁹ 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并序〉，元豐三年(1080)十二月撰。載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6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625。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亶亶，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即維摩詰〕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¹⁰

黃庭堅的叔父黃廉娶劉渙之女，黃、劉二家有姻親關係。黃庭堅與劉渙及其家人子孫來往亦多，詩中盛稱劉渙忍窮如鐵石，遠離塵俗，自保清曠，名配廬山，也就鑄成了永恆的剛毅形象。又〈次韻郭明叔長歌〉云：「君不見懸車劉屯田。騎牛澗壑弄潺湲。八十唇紅眼點漆，金鍾舉酒不留殘。」身壯力健，活得自在。崇寧元年（1102）〈拜劉凝之畫像〉云：「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¹¹清淨恬退，神光普照，名滿天地，尤令人嚮往。其他尚有〈過致政屯田劉公隱廬〉、〈祭劉凝之文〉詩文各一篇，¹²亦見景仰之意。

元豐三年（1080）九月，劉渙卒，蘇轍〈劉凝之屯田哀辭〉并敘云：

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于床下。其容粹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餽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煮棗以為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死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¹³

蘇轍文中稱揚劉渙游心塵垢之外，尤善於養身，氣息清和，無疾而終，可謂有道之士。此外，《三劉家集》還收錄了劉敞〈送中允〉（〈送劉中允渙年五十餘以潁上縣令致仕卜居廬山〉）、陳舜俞〈騎牛歌〉、〈邀中允題淨慈寺〉、¹⁴僧了元〈寄中允〉等題贈劉渙之作。又輯錄朝廷勅封的〈西澗父贈官勅〉、〈嘉祐三年六月某日〉（1058）、〈嘉祐六年四月某日〉（1061）三件，殆即李常所云：「兩以汎恩與其子通籍，由太子中允，三轉為屯田員外郎。」先後特贈大理寺丞、殿中丞、尚書刑部侍郎等封銜。

¹⁰ 黃庭堅（著）、屠友祥（校注）：《山谷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頁168；又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696。

¹¹ 《黃庭堅全集》，〈次韻郭明叔長歌〉，頁1026；〈拜劉凝之畫像〉，頁61。

¹² 同上注，〈過致政屯田劉公隱廬〉，頁974；〈祭劉凝之文〉，頁792。

¹³ 《蘇轍集》，〈劉凝之屯田哀辭〉，頁340。

¹⁴ 《三劉家集》注云：「寺僧相傳以此詩乃公與陳舜俞自廬山同返故里，館于淨慈寺作。題云陳運使邀屯田赴闕，幸松垣作祠堂記，備載其事。然舜俞謫南康，未為運使，且熙寧中，公亦老矣。此詩當攷，或非舜俞云。」（頁554）

劉恕才行俱美的史學家

劉恕，字道原。仁宗皇祐元年進士，授鉅鹿（河北邢台）主簿，遷知和川（山西安澤）、翁源（廣東韶關）二縣。英宗治平三年（1066），協修《資治通鑑》。司馬光〈乞差劉恕趙君錫同修書奏〉云：「伏見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習史學，為眾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早得成書，不至疏略。」¹⁵熙寧三年與王安石政見不合，直言無隱，以親老乞歸，監南康酒稅，續修《通鑑》。司馬光〈劉道原十國紀年序〉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令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祕書丞，年止四十七。」¹⁶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疑年譜》（包羲至周厲王）一卷、《年略譜》（共和至熙寧）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及《目錄》三卷，以及《閩錄》、《閩書》等。¹⁷《宋史》有傳。¹⁸

《三劉家集》錄存劉恕〈外紀前序〉、〈外紀後序〉、〈通鑑議論〉三篇；《全宋文》輯存〈通鑑外紀目錄序〉、〈通鑑外紀後序〉、〈上宰相書〉、〈重黎論〉、〈自訟〉、〈河南府密縣學記〉六篇。¹⁹《全宋詩》則輯存〈題靈山寺〉一首云：「早晚報衙蜂擾擾，友朋相和鳥關關。餘香滿袖花驚眼，空翠霑巾雨暝山。」²⁰此詩清詞麗句，花鳥相親，意象豐滿，感覺敏銳。其他尚有〈騎牛歌〉、〈詠史〉、〈寄張師民〉等，已佚，陳舜俞、蘇軾都有和作。劉恕不以詩鳴，惟《三劉家集》輯錄諸家贈詩亦多，計有劉敞〈送秘丞初及第歸南康〉（〈送劉先輩恕〉）、劉攽〈寄秘丞〉（〈寄劉道原秘丞〉）、蘇軾〈送秘丞歸覲南康〉（〈送劉道原歸覲南康〉）、〈和秘丞詠史〉（〈和劉道原詠史〉）、〈和秘丞見寄〉（〈和劉道原見寄〉）、〈和秘丞寄張思民韻〉（〈和劉道原寄張師民韻〉）、²¹蘇軾〈送

¹⁵ 司馬光：〈乞差劉恕趙君錫同修書奏〉，載《全宋文》第28冊（1992年），頁321。

¹⁶ 司馬光：〈劉道原十國紀年序〉，載《全宋文》第28冊，頁459。呂獻可即呂晦（1014-1071），三居諫職，時人推其鯁直。

¹⁷ 李裕民（編）：《劉恕年譜》，原刊《山西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四冊，頁2349-55。

¹⁸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四四〈文苑傳六〉，頁13118-20。

¹⁹ 劉恕文載《全宋文》第40冊（1994年），頁426-34。

²⁰ 劉恕詩輯自清曾廷枚《西江詩話》卷中，載《全宋詩》第12冊（1993年），頁8329。

²¹ 劉恕〈詠史〉、〈寄張師民〉諸詩及蘇軾和作撰於熙寧六年（1073）。參《劉恕年譜》，頁2347。

秘丞歸覲南康》(〈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又陳舜俞〈贈劉道原〉、〈和劉道原騎牛歌〉二詩未見於《三劉家集》，²²可以補錄。劉恕卒後有張舜民〈書秘丞墓碣後〉、²³范祖禹〈秘丞墓碣〉(〈秘書丞劉君墓碣〉)、²⁴黃庭堅〈秘丞遷葬墓誌銘〉(〈劉道原墓誌銘〉)、陳師道〈秘丞像贊〉(〈劉道原畫像贊〉)等。

元符二年(1099)，張耒撰〈冰玉堂記〉云：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于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予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²⁵

張耒追敘與劉恕相見的印象，慕道向義，可畏可服，博學洽聞，表現剛烈，在新學充斥的時代，嚴辨忠奸，振聾發聵，尤大有益於世道人心。黃庭堅認為劉恕嘗自揭二十失、十八蔽，亦見自知之明，〈劉道原墓志銘〉云：

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凝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眾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眾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家法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²⁶

²² 陳舜俞詩載《全宋詩》第8冊，頁4950，4951。

²³ 張舜民文載《三劉家集》，頁573；又載《全宋文》第41冊(1994年)，頁720。

²⁴ 范祖禹文載《三劉家集》，頁571；又載《范太史集》，《四庫全書》第1100冊，卷三八，頁423。

²⁵ 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冰玉堂記〉，頁762。

²⁶ 《黃庭堅全集》，〈劉道原墓志銘〉，頁834。劉恕〈自訟〉引自《皇朝文鑑》卷一二七，載《全宋文》第40冊，頁432。

黃庭堅盛稱劉恕「君子之學」，表現「才行之美」。又云：「初，凝之忿世不容，棄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劉渙、劉恕父子並稱，在北宋激烈的黨爭中，以直道見稱，堅貞不屈，漸漸成為士人的精神象徵。

劉恕之弟劉格亦以勁直知名。劉格，字道純。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云：「子男曰恕、曰格，皆有學行，耿介不回如凝之。」²⁷《三劉家集》云：「格字道純，亦以文學顯，議論勁直，有父兄之風，鄉舉不第。凝之歿，黃山谷過隱廬，有『百楹書萬卷，少子似翁賢』之句，為道純發也。嘗試制科，未仕而卒。山谷與道純遊最久，今集中數詩尚存。」²⁸熙寧五年，陳舜俞〈送南康劉道純秀才起應新詔〉云：「乘時得志君其人，平生好學氣撞斗。詆訶毛鄭為低眉，辨說儀秦不容口。本需束帛賁圭衡，勉應新書辭吠畝。時髦往往出江南，解褐須期居帝右。」²⁹當時推行新法，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而「新書」當指王安石的《周官新義》、《毛詩義》、《尚書義》等。陳舜俞送劉格勉應新詔，期許甚高。³⁰

熙寧六年（1073），劉格與張耒遊。張耒〈冰玉堂記〉云：「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³¹熙寧八年（1075），蘇軾在密州〈與鮮于子駿〉其三云：「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為時惜才也。」³²蘇軾推薦劉格，珍惜人才。

劉格生過庖瘡，幸得董隱子治癒。黃庭堅〈董隱子傳〉云：「道純得庖瘡，如蓓蕾，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為和齊，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榼，語旁乞

²⁷ 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載《全宋文》第36冊，頁626。李裕民承認蘇軾、曾鞏、黃庭堅所記均作格，「惟同治《星子縣志》卷十作格，當以格為是。蓋恕亦從心，名格，字道純，其義亦相應」，即據孤證誤訂為劉格，跟北宋諸家所記大異。見《劉恕年譜》，頁2328。

²⁸ 《三劉家集》，頁582。引詩二句見黃庭堅：〈過致政屯田劉公隱廬〉，載《黃庭堅詩集注》，頁1051；又載《黃庭堅全集》，頁974。

²⁹ 陳舜俞：〈送南康劉道純秀才起應新詔〉，載《全宋詩》第8冊，頁4955。

³⁰ 晁說之〈與劉壯輿書〉云：「每念十五、六時，在淮南。吾先君嘗令立侍先丈之側，蒙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載《景迂生集》，《四庫全書》第1118冊，卷一五，頁292。函中先君即晁端彥（1035-1095），先丈乃劉恕。妖學妖言指王安石新學。此信張劍訂為熙寧六年至七年（1073-1074）作，見張劍：《晁說之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83。

³¹ 《張耒集》，〈冰玉堂記〉，頁763。

³²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與鮮于子駿〉其三，頁1560。

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1080〕正月二十三日。」³³董隱子來去無蹤，看起來很像神醫，富有傳奇色彩。

劉煥卒，劉格求蘇轍撰〈劉凝之屯田哀辭〉并敘云：「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以書來曰：『君昔知吾兄，今又知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為詩使輓者歌之，以厚其葬。』」³⁴

元豐三年十二月，黃庭堅經南康赴太和（江西吉安），〈題落星寺〉其四云：「北風吹倒落星寺，吾與伯倫俱醉眠。螟蛉蝮蠃但癡坐，夜寒南北斗垂天。」史容注云：「晉劉伶字伯倫，以況劉道純。劉伶〈酒德頌〉云：『二豪侍側焉，以蝮蠃之與螟蛉。』」又據山谷真蹟，稱「第四首題云〈往與道純醉臥嵐漪軒，夜半取燭題壁間〉。又有蜀本石刻，……題作〈醉書落星寺壁，時與劉道純同飲，二僧在焉〉。」³⁵北風醉臥，交情甚篤。

哲宗元祐二年（1087），黃庭堅在秘書省作〈送劉道純〉，詩中有句云：「麒麟圖畫偶然耳，半枕百年夢邯鄲。平生樽俎宮亭上，涉世忘味皆朱顏。」³⁶安慰故人，自得其樂。元祐六年（1091），黃庭堅〈玉京軒〉詩後提到劉格的死訊，得年三十餘歲。史容《山谷外集詩注》云：「玉京山在廬峰下，落星寺僧開軒對之。……又山谷有真蹟，跋語云：『將旦起坐，復得長句，忽忽就竹輿，不暇寫。歲行一周，道純已凋落，為之隕涕。故書遺超上人，可刻石於吾二人醉處。它日有與予友及道純好事者，尚徘徊碑側。元祐六年大寒，黃庭堅書。』自元祐逆數元豐，蓋庚申歲一周也。」³⁷事過境遷，時移勢易，死生睽隔，則感慨繫之矣。

漫浪翁劉義仲

劉義仲，字壯輿，劉恕之子，亦通史學、易學等。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上〈乞官劉恕一子筓子〉，³⁸以其父協修《通鑑》有功，乞蔭其子，補郊社齋郎，歷任華容（湖南常德）縣尉、巨野（山東荷澤）主簿、德安（江西九江）主簿、河東（山西永

³³ 《黃庭堅全集》，〈董隱子傳〉，頁 518。

³⁴ 《蘇轍集》，〈劉凝之屯田哀辭〉，頁 340。

³⁵ 《黃庭堅全集》，〈題落星寺〉其四，頁 1137；又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042-45。

³⁶ 《黃庭堅全集》，〈送劉道純〉，頁 1013。詩中「宮亭」乃湖名，入修江，參同書〈宮亭湖〉詩，頁 1042。史容注云：「宮亭湖屬江州及南康軍。《荊州記》曰：宮亭湖即彭蠡澤。」（《黃庭堅詩集注》，頁 1335）又「半枕百年」，《三劉家集》頁 583 作「三十餘年」。

³⁷ 《黃庭堅詩集注》，〈玉京軒〉，頁 1047。《黃庭堅全集》頁 1042「忽忽」作「匆匆」，「它」作「他」，「大寒」後增「後」字。

³⁸ 司馬光：〈乞官劉恕一子筓子〉，載《全宋文》第 28 冊，頁 293。

濟)、唐州(河南唐河)儀曹,入京為宣教郎編修官、道史檢討等。劉義仲嘗撰《歐陽子列傳》,黃庭堅認為有「史事風氣」,可以繼承家學,且「以不朽之事相傳」。³⁹又摘歐陽修《五代史》誤,作《糾繆》。編《逸史》。相傳劉義仲纂集《資治通鑑問疑》一卷,編次劉恕與司馬光商榷疑難者十三事;其後劉義仲又列出所疑者八事,范祖禹答曰:「然則君實(司馬光)期義仲亦厚矣。而義仲既痛恨先人不及見奏成書,又懼後世以小言破言,小道害道。不幸而似義仲者,故纂集其往復問難,使後世有考焉。」⁴⁰著《文編》、《十二國史》、《太初曆》、《漫浪野錄》等,目前僅存〈家書〉一篇。

紹聖二年(1095),劉義仲任巨野主簿,當時文人送行及寄詩,計有陳師道〈送劉主簿〉、⁴¹林敏功〈與劉義仲檢討別後有懷〉、⁴²林敏修〈送劉義仲檢討〉、〈次韻寄檢討〉等。⁴³

元符元年(1098),調任德安主簿。元符二年撰〈家書〉云:「義仲再拜,仲夏毒熱,恭惟十一伯、十四伯、十六伯尊體動止萬福。某頃遭家難,叔父舍弟,相繼不幸。迎侍老母,赴官湖外,行久臨湘,老母捐館,中塗孤露,無計生全。其自脫於萬死一生之憂患者,以老母大事也。貧不能歸,寓居蘄春者數年,乃歸謀辦大事,改老人老母於江州龍泉山,以二弟從焉。又改叔父家嬸於南康軍,以弟妹從焉。一舉八喪,智力俱困,俯仰自悲,此情無量。」⁴⁴叔父指劉格,舍弟即劉和叔、劉義叔,加上母親也在元祐七年(1092)赴華容縣尉任上的途中逝世,貧不能歸。八位親人先後喪亡,劉義仲要分別料理他們的喪事,安排墓地,憂患餘生,情辭悲苦,而諸伯當然也就是劉恕的堂兄了。

劉義仲自號漫浪翁,而名其廬山住所曰是是堂,在巨野則建是是亭。劉義仲請蘇軾及黃庭堅、陳師道、晁補之、張耒等撰文,解釋諸名的寓意,針砭世風,獎勵名節,明辨是非,發揚劉氏家族的風神高義。紹聖元年(1094)冬月,黃庭堅在陳留(河南開封),嘗為劉義仲撰〈是是堂銘〉,自稱「畏懦不敢奉寄,今失其稿,老來隨事隨忘,筆間不復記憶,將來諸故友間或可得也」。⁴⁵紹聖四年(1097)二月五日,陳師道〈是是亭記〉云:「劉子佐鉅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眾,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

³⁹ 《黃庭堅全集》,〈書歐陽子傳後〉,頁663。

⁴⁰ 劉義仲:〈資治通鑑問疑〉,收入首都圖書館(編輯):《通鑑史料別裁》(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第2冊,頁13。

⁴¹ 陳師道:〈送劉主簿〉,載《全宋詩》第19冊(1995年),頁12684。

⁴² 林敏功:〈與劉義仲檢討別後有懷〉,載《全宋詩》第18冊(1995年),頁12228。伍曉蔓《江西宗派研究》頁339引述此詩,誤作劉義仲。

⁴³ 林敏修:〈送劉義仲檢討〉、〈次韻寄檢討〉,載《全宋詩》第18冊,頁12230,12231。

⁴⁴ 劉義仲:〈家書〉,載《三劉家集》,頁553。

⁴⁵ 《黃庭堅全集》,〈答壯輿主簿書〉,頁1881。

有時而忘之也，以名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佩服之類也。吾其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以病劉子。」⁴⁶「是是」之說唯唯諾諾，隨俗諂世，缺乏主見，顯得無奈，其實卻深具反諷意味。張耒〈劉壯輿是是堂歌〉序云：「子劉子構堂於官舍，名之曰是是，而求予為詩。予復之曰：夫物生之所必有，而其為物彼是相次而不能定夫一者，天下之是非也。……劉子乃構堂揭榜，而獨以是是非非自任。吾將見子吻敝氣殫，而言語之戰未已也。嘗試為子歌堂中之樂，而息子之勞，庶幾隱几而嗒然者乎？」⁴⁷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月，蘇軾北歸，路過南康，游廬山，亦有〈劉壯輿長官是是堂〉詩云：「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徂。」⁴⁸當日李彭同游，撰〈何生復用塗字韻，喜予從東坡游，作三篇見寄，次韻答之。後篇東劉壯輿〉詩。⁴⁹北宋黨禍慘烈，是非難以論定，只能各是其是而已。案陳師道「是是」之論蓋由歐陽修「非非」之說變化出來，而立意不同。〈非非堂記〉云：「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⁵⁰歐陽修要求「心靜」，明辨是非，專用「非非」對抗邪惡，大義凜然；而劉義仲反其道而行之，寧願選擇「是是」，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潔身自愛，保持清白。

劉義仲自稱漫浪翁，黃庭堅〈書劉壯輿漫浪圖〉云：「子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不以博為美，而討求其言之所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不得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翁。」⁵¹反文見意，其實就是分別探討漫浪翁三字的含意。晁補之〈答劉壯輿書〉云：「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為贊以反之，此善論人之意，非反也，合也。」⁵²晁補之〈漫浪閣辭〉亦云：「南康劉義仲壯輿，志操文義，蚤知名於士大夫。年四十矣，而學問亦苦，蓋不欲一日棄其力於無用也。築屋廬山其先人之居，自號曰漫浪翁。意以比

⁴⁶ 《後山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一五〈是是亭記〉，頁692。

⁴⁷ 《張耒集》，〈劉壯輿是是堂歌〉，頁35。

⁴⁸ 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劉壯輿長官是是堂〉，頁2453。

⁴⁹ 李彭〈何生復用塗字韻，喜予從東坡游，作三篇見寄，次韻答之。後篇東劉壯輿〉其三云：「冰玉堂前十國書。君能讀之行坦途。一洗談天千古舌，呂梁大壑何時枯。願君不用校魯魚，亦須調笑酒家胡。玉局仙翁無浪語，大禹以來無有渠。」載《日涉園集》，《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165冊，卷六，頁四下；又載《全宋詩》第24冊(1995年)，頁15909。

⁵⁰ 《歐陽修全集》，卷六四〈非非堂記〉，頁930。

⁵¹ 《黃庭堅全集》，〈書劉壯輿漫浪圖〉，頁733。

⁵² 晁補之：〈答劉壯輿書〉，載《雞肋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五二，頁397。

元結，從仕與物皆不得已也。」⁵³張耒〈漫浪翁〉詩序云：「劉壯輿年過壯，久不仕，嗜學著書，自名漫浪翁。所居之園林堂室，皆以是名之。求予為詩，因記之。」⁵⁴世風日下，君子道消，劉義仲不敢自棄，自然表現出漫浪翁的無奈心境。

至於劉渙、劉恕在筠州的故居則名之曰冰玉堂。蘇轍〈劉凝之屯田哀辭〉云：「若凝之為父，與原之為子兮，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⁵⁵兼論劉渙、劉恕父子的品德人格，為世景仰，因以「冰玉」為名。其後張耒、晁補之撰文述其事。張耒〈冰玉堂記〉云：「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于德安敘其大父與父之事于余，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于牀下，出而嘆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實記之。』」⁵⁶晁補之〈冰玉堂辭〉亦云：「冰玉堂者，始前門下侍郎眉山蘇公子由哭故廬山隱君劉凝之與其子道原之詞，所謂『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者也。鄉人聞之，其賢者喜，其頑與懦者皆廉且立，則相與採冰玉之語，以名君堂而祠之。而前起居舍人譙郡張文潛，又因其名以為記。」又云：「又與君之孫義仲游相好。元符中，以罪遷玉山，道出星子，求君父子所葬而拜之。五老巉然臨其上，水交流其下，松柏一徑如幢節，行路耕者，咸指而言曰：『此劉君之葬也。』」則皆有敬容。」⁵⁷劉家冰清玉潔的氣質，使大家深受感動，亦可見民德歸厚了。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蘇軾〈題劉壯輿文編後〉云：「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不亦甚也。取劉君壯輿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二日書。」⁵⁸蘇軾稱讀劉義仲文編可以治頭風病，形容劉文引人入勝，表現自己的專注，看來還有點神乎其文了。同時〈與劉壯輿〉六首，其中第三函亦云：「旦來枕上，讀所借文篇，釋然遂不知頭痛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⁵⁹二者同屬一函，編者分置於題跋及尺牘之中，互見詳略。

崇寧元年(1102)劉義仲自河東自免，遷江南。五月初九日，黃庭堅赴太平州(安徽當塗)任，過筠州，遊廬山，〈題西林寺壁〉云：「黃某、弟叔豹、子相及朱章、劉

⁵³ 晁補之：〈漫浪閣辭〉，載《雞肋集》，卷三，頁19；又載《全宋詩》第19冊，頁12756。

⁵⁴ 《張耒集》，〈漫浪翁〉，頁136。

⁵⁵ 《蘇轍集》，〈劉凝之屯田哀辭〉，頁341。

⁵⁶ 張耒〈冰玉堂記〉頁763「義仲」誤作「義仲」。邵祖壽《張文潛先生年譜》訂為元符元年作（《張耒集》，頁1003）。

⁵⁷ 晁補之：〈冰玉堂辭〉，載《雞肋集》，卷三，頁18；又載《全宋詩》第19冊，頁12755。

⁵⁸ 《蘇軾文集》，〈題劉壯輿文編後〉，頁2074。

⁵⁹ 同上注，〈與劉壯輿〉其三，頁1582。

義仲、李彭同來，瞻永禪師塑像，觀碑陰顏魯公題字，愛碧甃流泉，凌厲暑氣，徘徊不能去。崇寧元年五月癸亥。」⁶⁰抒發廬山同遊之樂，暑氣頓消。

大觀、政和年間除黨禁之後，晁說之撰〈與劉壯輿書〉、〈劉氏藏書記〉、〈九學論〉、〈題《長篇疑事》〉等，⁶¹推崇劉恕的學術，通於經史。又撰〈河中府古興寄劉壯輿〉、〈平昔于王褒贈周處士八絕中，喜誦其龍尾禪室一首。今連日行荒山中，頗增幽居之興，以其句為一詩，寄楊中立、謝顯道、劉壯輿、陳叔易，同趣歸期也。有好事者，亦不予鄙〉、〈歲暮思劉壯輿，近在京師，因壯輿言溫公勸劉丈合魏宋等志，有意合正史之志而離析李延壽之紀傳，顧老罷不能，聊見于篇末〉、〈談易寄壯輿〉諸詩，⁶²亦可見二人交往之迹。

政和八年，劉義仲自唐州儀曹，召為編脩，復以宣教郎為道史檢討官。嘗錄其父劉恕《長篇疑事》寄晁說之新鄭東里。晁說之〈題《長篇疑事》〉云：「公之子義仲壯輿政和戊戌為唐州曹官，錄以寄說之東里草堂。」⁶³又李彭〈寄劉壯輿將赴唐州儀曹〉云：「五柳先生同舊科。壺觴終日盼庭柯。一行作吏事皆廢，三徑就荒君若何。問字有誰堪載酒，談經許我或操戈。平生獨自賞音者，聽此殷勤勞者歌。」⁶⁴李彭看來想勸阻劉義仲赴官，不以吏事廢學。

《宋元學案》卷八「道原家學·宣教劉漫翁先生義仲」條云：「幼敏慧博洽，……清介有父風，歷鉅野、德安簿。政和間以蔡京薦，召為宣教郎編修官。至京師，絕不造謁一人，昌言曰：吾但知天子有命，不知有薦我者。竟棄官歸廬山，自號漫浪翁。」⁶⁵《正德南康府誌》亦云：「性慧敏，於書無所不讀。平居以節操自持，纖介不取於人。……蘇東坡過廬山，見而歎曰：『家範也，其凜然乎？』政和間，編《逸史》，自汝州儀曹召為編脩。至宰相以下，皆不造謁，但言：『朝廷有命，不知有薦，何以謁為？』未幾，乞致仕，歸廬山。朝之公卿皆賦詩郊餞，人仰其高節。」⁶⁶翁挺時在汴京，撰〈送劉義仲檢討歸南康〉壯行，詩云：

先生來東都，貌如林間鶴。聞名今見之，信難塵中著。諸儒紛藏寶，人進己反卻。眇然千載事，獨與復商略。斯人昔俊豪，世故熟斟酌。冥棲二十年，

⁶⁰ 《黃庭堅全集》，〈題西林寺壁〉，頁1600。

⁶¹ 晁說之文載《景迂生集》，頁291，306，273，347。

⁶² 晁說之詩載《全宋詩》第21冊（1995年），頁13691，13696，13748，13750。詩中楊時（1053-1135），字中立；陳恬（1058-1131），字叔易。

⁶³ 《景迂生集》，〈題長篇疑事〉，頁347。

⁶⁴ 李彭：〈寄劉壯輿將赴唐州儀曹〉，載《全宋詩》第24冊，頁15932。

⁶⁵ 黃宗羲（原本）、黃百家（纂輯）、全祖望（修訂）、何紹基（校刊）：《足本宋元學案》（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卷八，頁178。

⁶⁶ 陳霖等（纂修）：《正德南康府誌》，收入《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卷六，頁三四下。書中劉義仲誤作劉義仲。

不為幽禪著。秋風有所思，木落廬山腳。豈為菰蓴念，亦負溪友約。清霜動車輪，不復生四角。想見胸府間，天池瀉寥廓。平生杜陵老，妙處倚山閣。歲晚或相從，應分半岩壑。⁶⁷

詩中盛稱劉義仲人進己退，胸懷怡淡，自能領略溪山妙境，可以分去杜甫的半壁岩壑。其他尚有呂本中〈別子之併寄壯輿叔用〉、⁶⁸李彭〈余與劉壯輿先大父屯田、父秘丞為契家，壯輿又與予厚，不數年皆下世，今過其故居〉、〈次韻并示劉四壯輿〉、〈寄劉壯輿〉、⁶⁹吳炯〈贈劉義仲〉等。⁷⁰諸詩反映劉義仲晚年的一些生活片斷，行事學術，各有所見。李彭詩中更提到劉義仲故居，反映卒後的情況：「孤嫠俱幽憤，一仆無復痊。門楣唯蔡琰，阿宜紹宗傳。」孤兒寡婦，門庭冷落。⁷¹

劉恕生一女三子，劉義仲乃長子，在族輩中行四，有弟和叔及秤二人，不幸早卒。惟諸家所記各異，互有不同，黃庭堅跟劉家有姻親關係，三代來往亦多，記載比較可信。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稱劉渙「孫男四人：義仲、和叔、義叔、和仲。女四人」。⁷²范祖禹〈秘書丞劉君墓碣〉曰：「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惟《三劉家集》引范祖禹〈秘丞墓碣〉則曰：「生三子，曰義仲、和叔、義叔，一女曰和仲。」⁷³而黃庭堅〈劉道原墓志銘〉云：「生三男：義仲、和叔、秤。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秤篤行，不幸相繼死。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⁷⁴又〈送劉道純〉云：「子政諸兒喜文史，阿秤亦聞有筆端。」⁷⁵案《三劉家集》所載，女名和仲，適孔百祿；⁷⁶阿秤可能就是義叔，早卒。

劉和叔，字咸臨，行六。神宗熙寧二年生，哲宗元祐八年卒，二十五歲。《宋史·劉恕傳》云：「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

⁶⁷ 翁挺：〈送劉義仲檢討歸南康〉，載《全宋詩》第27冊（1996年），頁17450。

⁶⁸ 呂本中：〈別子之併寄壯輿叔用〉，載《三劉家集》，頁558。原詩題作〈本中將為海陵之行，念當復與子之作別，意殊憤憤，得兩詩上呈，并告送與壯輿、叔用也〉，子之即江端本，叔用乃晁冲之（1072?-1126）。此詩又載《全宋詩》第28冊（1998年），頁18107。

⁶⁹ 李彭詩載《全宋詩》第24冊，頁15888，15865，15870。

⁷⁰ 吳炯〈贈劉義仲〉：「束帶真成屈壯圖。寧思飽死歎侏儒。便拈手版還丞相，卻覓芒鞋踏故廬。少日縈心但黃爛，暮年使鬼勾青奴。他時有客來載酒，解道欲眠卿去無。」出《五總志》，載《全宋詩》第32冊（1998年），頁20285。吳炯乃南宋初人，或及見劉義仲，案詩意似亦與辭官事相關。

⁷¹ 《三劉家集》附錄引晁以道云：「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子所記亦三千字。」（頁581）

⁷² 李常：〈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劉凝之府君墓誌銘〉，載《全宋文》第36冊，頁626。

⁷³ 范祖禹：〈秘書丞劉君墓碣〉，載《范太史集》，頁423；〈秘丞墓碣〉，載《三劉家集》，頁573。

⁷⁴ 《黃庭堅全集》，〈劉道原墓志銘〉，頁834。

⁷⁵ 同上注，〈送劉道純〉，頁1014。

⁷⁶ 《三劉家集》附錄，頁583。

有俠氣，亦早死。」⁷⁷《宋史》作和仲，誤，當為和叔。劉和叔〈書詩話後〉云：「坐井而觀天，遂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低頭慙客問。」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云：「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於後云云，蓋悔其率爾也。」⁷⁸劉和叔詩話著作已佚，僅存詩一首。黃庭堅〈劉咸臨墓誌銘〉云：「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群之才，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將卜葬咸臨於九江之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⁷⁹蘇軾〈跋劉咸臨墓誌〉云：「魯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誌〉。咸臨不喜佛，而其父道原尤甚。」⁸⁰洪朋〈挽劉六咸臨〉云：「碧梧翠竹聞家子，瓊樹瑤林物外人。千古文章隨逝水，一生氣義屬飄塵。匡生左里人何在，南浦東湖迹已陳。想見九原託體處，白楊荒草不能春。」⁸¹詩中盛稱劉咸臨的文章和氣義。黃庭堅〈與洪甥駒父〉其二云：「劉四家禍，乃至於此，言之使人動心，今不知遂在何處居也？〈咸臨傳〉詞采光華，亦足慰泉下之人矣。」⁸²劉四即劉義仲，當時可能偕母親寓居蘄春（湖北黃岡），貧不能歸，其後始葬劉咸臨於九江（江西九江）之原。釋道潛也有〈劉咸臨秀才挽詞〉二首。⁸³

南宋的文化重建

南宋以後，劉渙、劉恕的言行氣節傳播愈廣，深入人心，朱熹為建壯節亭及剛直亭，弘揚正氣。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訪得陶潛、劉渙、劉恕、陳瓘、李常五人事蹟，在府學東建五賢祠以祀之；又於城西門外的草叢中找到劉渙的墓地，並於其上建壯節亭，乃撰〈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祭屯田劉居士墓文〉、〈奉安五賢祠文〉。⁸⁴淳熙八年（1181），朱熹作〈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其五〈西澗清淨退菴〉詩云：「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蒼流逝潺湲。聞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尋深得遺墟，縛屋臨清灣。坐睨

⁷⁷ 《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六〉，頁13120。

⁷⁸ 劉和叔：〈書詩話後〉，載《全宋詩》第19冊，頁12629。

⁷⁹ 《黃庭堅全集》，〈劉咸臨墓誌銘〉，頁841。

⁸⁰ 《蘇軾文集》，〈跋劉咸臨墓誌〉，頁2070。

⁸¹ 洪朋：〈挽劉六咸臨〉，載《全宋詩》第22冊（1995年），頁14465。詩中「聞」或作「名」，「氣義」或作「義氣」。

⁸² 《黃庭堅全集》，〈與洪甥駒父〉其二，頁1934。

⁸³ 釋道潛：〈劉咸臨秀才挽詞〉，載《全宋詩》第16冊（1995年），頁10778。

⁸⁴ 諸文載《朱文公文集》，卷八六，頁1544。《三劉家集》云：「晦翁又於郡學講堂之東立五賢堂，祠陶靖節及公父子、李公擇、陳了翁。」（頁570）

寒木杪，飛泉闕雲關。茲游非昔游，累解身復閑。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譖。」⁸⁵ 詩中刻意標榜劉渙「清淨退」的高節，表現天人合一的境界。

淳熙十四年(1187)七月，楊萬里有〈寄題劉凝之墳山壯節亭用轆轤體〉云：「見了廬山想此賢。此賢見了失廬山。胸中書卷雲零亂，身外功名夢等閒。一點目光牛背上，五絃心在鴈行間。欲吟壯節題崖石，筆挾風霜齒頰寒。」詩中亦稱揚劉渙的精神已跟廬山融為一體，見賢思齊，以讀書為尚，筆挾風霜。第三聯「一點目光牛背上，五絃心在鴈行間」寫出劉渙的精神氣象，尤為精采傳神。

同年十二月，楊萬里又有〈題劉道原墓次剛直亭〉云：「山南山北蔚松楸。四海千年仰二劉。迂叟餓縑寧凍死，伯夷種粟幾時秋。平生鐵作三尺喙，土苴人間萬戶侯。廬阜作江江作阜，始應父子不傳休。」⁸⁶ 詩中二劉並稱，而專寫劉恕的高節，寧願效法古人凍餓而死，明辨忠奸，嚴批姦佞，糞土王侯，絕對不肯妥協。直至廬山傾瀉倒入長江，而長江又重新崛起變作廬山，也就是經歷了移山倒海，滄海桑田之後，二劉父子的精神才會消失停頓，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傳承不朽。

光宗紹熙二年(1191)，太守曾集擴建劉渙墓地，以表其尊賢尚德之心。同年，曾集又訪得二劉故居遺址，加以修葺，修復東臺、冰玉堂、是是堂、漫浪閣等名勝，兼繪劉渙父子遺像於臺上。紹熙三年(1192)夏五月癸未，朱熹撰〈壯節亭記〉云：「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跡，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為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驢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⁸⁷

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朱熹撰〈冰玉堂記〉云：「曾侯為之躊躕四顧，喟然而嘆曰：『凝之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又云：「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⁸⁸ 劉氏三代的故居已經化成了廬山的名勝，依次修復，弘揚隱逸文化，亦足見仰慕之意。

⁸⁵ 朱熹〈西澗清淨退菴〉自注：「解印後，與友生遊集，徘徊久之。」載《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七，頁136；又載《全宋詩》第44冊(1998年)，頁27611。尤延之即尤袤(1127-1194)，南宋詩四大家之一。

⁸⁶ 二詩載楊萬里：《朝天集》，收入《誠齋詩集》，《四部備要》本，卷二五，頁一上、八上；又載《全宋詩》第42冊(1998年)，頁26375，26385。

⁸⁷ 《朱文公文集》，卷八〇〈壯節亭記〉，頁1455。

⁸⁸ 同上注，〈冰玉堂記〉，頁1455。《三劉家集》引《南康志》云：「今軍圃中有冰玉堂，即屯田舊居，堂側有東臺、壯輿是是堂，皆在其間，並後來重建。」(頁570)

寧宗嘉定元年(1208)，幸元龍〈鈞山三劉先生故居祠堂記〉云：「天下尊祀夫子而闕里蔑焉，則孔氏子孫之羞。高安三劉先生風節文章炫爛今古，死而不磨，有祠在星灣。春秋舍菜，郡太守率寮屬諸生拜之，而高安之故居，委在鈞山草莽間。嘉定改元，范太史四世孫擇能，邑長於斯。甫命靈山、淨慈兩寺立祠，落以鄉飲禮，邑人歌舞盛事，劉氏子孫有榮耀焉。不忘令君之四德，相與剪故居之榛蕪，架堂屯田丘墓側，左列三祖，右像太史，溪芼山芳，蠲潔椒桂。工竟，炳走書，求余文紀歲月，予方騎牛雪峽，追蹈先生高風，而炳能洗劉氏子孫之羞，故樂而繫之詞，俾歌以祀。」⁸⁹三劉的風節文章並論，更有意將廬山打造成曲阜的孔子故里一樣，擴充文化景點，安身立命，成為南宋的精神象徵。

嘉定二年(1209)孟夏，幸元龍撰〈靈山寺劉屯田員外郎祠堂記〉。⁹⁰嘉定三年(1210)七月丁亥，幸元龍〈淨慈寺屯田劉公凝之祠堂記〉云：「成都范公擇能以嘉定戊辰(寧宗元年)來守高安，首訪遺躅。庚午仲春以公帑之餘，委僧祖秀立像于東廡亢爽之室，俾後人挹其冰清玉剛，可以激懦而律貪。」⁹¹以公帑修葺廬山淨慈寺，為劉渙立像，其實也就是發揚一種質直反腐的精神，具有感化世道人心的嚴肅意義。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十月初八日，陳輅撰〈奉安三劉先生祝文〉，各附小傳云：「山川之秀，鍾為人英，足以標表時人，興起風教。」又云：「士之特立獨行，高節義氣，善其身而已。其有能再世不失者乎？其又有能三世不失者乎？而公一門三世，勁拔如許，是足以興起百世之下者矣。」⁹²三劉的事蹟和精神完全得到世人的稱許，蔚成風教。其後裔孫劉元高編成《三劉家集》，⁹³目的就是要表現祖德和氣節。

《劉氏家集》說明了劉渙祖孫三代的直道與氣節普遍得到了文士的認同，引為知音，津津樂道。經過不同年代的推波助瀾，蔚為大觀，逐漸演變成為北宋人文精神的典範，展示人格的力量，其實也就宣示了一種永恆的價值觀，例如陳瓘說的「區別忠邪，辨正實偽」，⁹⁴冰清玉剛，激懦律貪，就是這麼簡單直接的打動人心。到了南宋，經過朱熹、楊萬里、幸元龍、陳輅等人的努力，重建遺址，劉氏三代名配廬山，成為宋代廬山著名的風景線。

⁸⁹ 幸元龍：《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桓文集十一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124。《三劉家集》「四德」作「世德」，「追蹈先生高風」則作「松垣追蹈先生高風餘躅」。又文末題「嘉定四年〔1211〕甲午朔」記，相差三年，俟考。

⁹⁰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桓文集十一卷》，頁124。

⁹¹ 同上注，頁126。

⁹² 陳輅：〈奉安三劉先生祝文〉，載《三劉家集》，頁579-80。

⁹³ 劉元高，字仲山。理宗淳祐十年(1250)進士，授柳縣主簿。景定間(1260-1264)為沿江制置司幹官。咸淳間(1265-1274)，知寧都縣(江西贛州)，改侯官縣(福建福州)。仕至監察御史。編著《三劉家集》、《山居稿》等。《全宋詩》第65冊(1998年)頁41065錄〈秦淮〉、〈冶城樓〉二詩。

⁹⁴ 陳瓘：〈與檢討書〉其一，載《三劉家集》，頁563。

結 論

宋人專治理學，深究於天理人心之際，弘揚正氣，講論治道。其實除了探討學理之外，尤重躬行實踐。三劉先生在滔滔世變之中，忠奸對峙，是非分明，他們三代都能拔出於溷濁之外，明知不能改變這個時代，只好選擇急流勇退，重返廬山，讀書養志，表現出高風亮節、流水清音，不但建構了北宋的人文精神，深受當代的器重；更成了千古讀書人的典範，永遠與廬山結為一體。

南宋士人經歷了淪亡的慘痛，特重文化建設，修復人心，他們選擇了廬山作為人文精神的象徵。其實自陶潛以來，廬山隱逸之風甚盛，名流輩出，但南宋尊崇三劉先生，其實也就在於他們不畏強權，持身有道，子孫謹守，傳承不絕。他們成了北宋的世家大族，沒有權傾天下，沒有財富累積，更沒有多少科名，甚至連傳世的著述亦不多見，有的只是一種真誠和持守的精神，樹立良好的士風，讓人感動，令人景仰。

北宋文士從歐陽修的〈廬山高〉開始，留下了大量與三劉先生交往的著述；而晁補之拜祭廬山五老峰下劉渙、劉恕的葬地，見證二劉父子深受百姓的敬重。南宋文人重建三劉的故居，朱熹是從廢墟中發掘三劉先生的，意在表彰篤行，重整文明。朱熹首建五賢祠祭祀廬山的先賢，二劉父子與陶潛並列，又在南康軍城西門外的草叢中找到劉渙的墓地，為建壯節亭以為紀念。楊萬里有詩寄題二劉父子墓地上的壯節亭及剛直亭。曾集擴建劉渙的墓地，修葺二劉故居的遺址東臺、冰玉堂、是是堂、漫浪閣等，三劉的勝蹟依次復原。范擇能在靈山寺、淨慈寺立祠，舉行鄉飲禮，邑人歌舞祭祀，更在淨慈寺為劉渙立像。陳輶撰〈奉安三劉先生祝文〉，由是確立了三劉先生在廬山文化史上的地位。劉元高躬逢其盛，未幾也就編成了《三劉家集》一書，表現三劉的人格、言行和事蹟，以及他們在時人心中的形象。除了弘揚家聲，其實也是順應時代的訴求，從兩宋文人的著述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選擇，說明正義的勝利。

Works of the Three Lius and Human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Summary)

Wong Kuan Io

Works of the Three Lius is a collection of the extant writings of Liu Huan (1000–1080), his son Liu Shu (1032–1078), and grandson Liu Xizhong (1059–1120) assembled by later scholars. Their own works are thin in volume; the present collection includes poems and essays praising the virtuous behaviour of the three men written by Northern Song celebrities such as Sima Guang and Su Shi.

In the present essay, the literary and scholarly achievements, together with the virtuous conducts of the three Lius are enumerated and discussed. Their characters, as shown in the *Works of the Three Lius*, are hailed as “pure as snow and strong as jade,” exhibiting the exemplary humanistic parag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literati. Later in Southern Song times, men of letters such as Zhi Xi and Yang Wanli exerted great efforts in comple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three gentlemen’s residence to preserve their legacy. It has since become a cultural relic attracting numerous visitors.

關鍵詞：《三劉家集》人文精神 廬山 劉渙 劉恕 劉義仲

Keywords: *Works of the Three Lius*, humanism, Mount Lu, Liu Huan, Liu Shu, Liu Xizhong

